

國學十典

冊十三



詩
經

國學十典

詩經

劉毓慶 李蹊 譯注

中華書局

雅 小雅

【題解】

古今對「雅」的解釋分歧不大，大都一致認為「雅」是產生於周王畿一帶的樂調。「雅」的得名與夏人居住的故地有關。西周的王畿是商王朝統一中原之後，大批夏人居住的地方。周人由西北遷入中原之後，與夏人居住於同一地區，並長期通婚。周人既以自己來自西戎為恥，也就自稱為夏人。產生於這一地區的樂調也就成為「夏聲」，為別於地名之「夏」，又將代表音樂之「夏」稱為「雅」。又因為這是西周王畿一帶的樂調，猶今之言「京腔」，也就有了「正」的意思，連這一地區的方言也被稱為「雅言」，即「官話」，為四方做法。

「雅」有大小之分，大約是從表演場合與官方、民間規模的不同有關。

《小雅》共七十四篇，大多為西周宣王、幽王時期的作品，也有部分產生於東周。其作者有上層貴族，也有下層平民。因西周晚期社會很不安定——外遭獯狁之侵，內有幽王無道，所以《小雅》多怨誹之辭。

鹿鳴

呦呦鹿鳴〔一〕，食野之苹〔二〕。我有嘉賓〔三〕，鼓瑟吹笙〔四〕。吹笙鼓簧〔五〕，承筐是將〔六〕。人之好我〔七〕，示我周行〔八〕。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九〕。我有嘉賓，德音孔昭〔一〇〕。視民不忮〔一一〕，君子是則是儆〔一二〕。我有旨酒〔一三〕，嘉賓式燕以敖〔一四〕。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一五〕。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一六〕。我

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注釋】

〔一〕呦呦：鹿鳴聲。據說鹿羣居，有了食物則鳴，呼同類聚食，故此以興招待賓客歡聚。

〔二〕苹：掃帚菜。一年生草本植物，葉纖細嫩，人畜皆可食。

〔三〕嘉賓：貴客。

〔四〕鼓：彈奏。

〔五〕簠：笙中的舌片。

〔六〕承：奉（捧）。篚：盛幣帛的竹器。將：送。古代燕客時，有侑賓、酬賓之禮，猶今之所謂「助興」，在燕賓

時拏些禮物送給客人。

〔七〕好我：言與我相友好。

〔八〕示：告，指示。周行：大道。

〔九〕蒿：草名，有白蒿、青蒿多種，此處當指青蒿。

〔一〇〕德音：善言。孔昭：甚明。

〔一一〕視：示。忼（tīng）：輕薄，引申為輕視、輕蔑。

〔一二〕則：法則。傲：傲法。

〔一三〕旨酒：美酒。

〔一四〕式：語氣詞。宴：宴飲，或以為安樂。敖：樂。

〔一五〕芩：草名，蔓生於沼澤窪地。

「一六」和樂：和諧歡樂。湛：歡樂之甚。

【譯文】

那野鹿發出呦呦的叫聲，呼喚同伴共享野荳青青。我召集來這尊貴的賓客，彈瑟吹笙一派歡樂融融。吹奏起笙管鼓動著笙簧，贈送那整筐的禮物助興。賓客們對我滿懷著善意，指給我的大道坦坦平平。

野鹿呦呦的叫聲多麼悠長，召喚同伴共享野蒿的清香。我請來了這些尊貴的客人，他們美好的聲譽早已顯揚。給百姓顯示了做人的忠厚，給君子做出了原則和榜樣。我這裏早備下醇香的美酒，請貴客們宴飲盡興地歡暢。

那野鹿呦呦的叫聲長長，招呼著同伴把野荳共享。我誠心請來尊貴的賓客，彈奏琴瑟樂聲多麼悠揚。琴瑟的演奏是如此美妙，嘉賓們沈醉於和樂舒暢。我這裏不乏美味的陳酒，用來娛樂貴客興致飛揚。

【評析】

這是一首周天子宴賓的樂歌，全詩洋溢著一派歡樂氣氛，有太平盛世景象。

全詩以「樂」為中心展開抒情。主人之樂在於擁有賢才令德的「嘉賓」相聚，客人之樂在於主人以禮樂相待的真誠和熱情，而「和樂且湛」，其實並不僅僅在於「嘉賓」，而是主、客之間的融洽之樂，從而共同營造了一種上下無猜、彼此無間的和諧氛圍。這種氛圍的深入表現就是主人認識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的重要性——這是人主與臣下之間最為珍貴的關係，也是古代知識分子所嚮往的美好情景。

由於這兩句詩的重要性，古代學者多把本詩的主題歸於所謂「乞言」（即天子請大臣講意見）上，其實這不過是對平日臣下表現的一種肯定和感激之意，宴會本身並不在於此。正如沈守正所言：「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賁誦、史諫、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人之好我，示我周好』，與『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人至於好我，則疑忌去，慈惠

通，其樂可知。皆是道其設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似認客為主矣。」這段評論頗能體會出本詩旨趣。

正因為如此，後世的進士及第，天子要設「瓊林宴」，以招待新科進士，宴會上就要演奏《鹿鳴》曲。當然，許多時候也不過是一種「擺設」罷了，但其原初的意思是明白的。

更為重要的是，就詩的原初的意義看，這首詩更直接地表現了周代禮樂文明在政治生活中的意義。它所表現的乃是一種理想的君臣關係，君與臣之間應該給予對方以足夠的人格的重重，不再是絕對主宰與絕對服從的關係。君對臣要以客禮相待，臣對君纔能盡忠盡職。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根本思想來源於周代禮樂文化並發展了周代的禮樂文化，孔子指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孔子那裏，臣的選擇性比國君的選擇性似乎更大一些。這一方面造就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相對的獨立性，造就了知識分子的傲岸性格（並非瞧不起「人」，而是瞧不起齷齪之「人」），所以孔子纔肯定「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另一方面也使至高無上的君權受到某種制衡性的約束，君王以及以君王為中心的王權不能為所欲為，如此，封建王朝纔能不斷吸取持續生長的力量。曹操那首著名的《短歌行》就直接引用了本詩首章的前四句，表現了他寬闊的心胸和恢弘的氣象——那種對有能力的知識分子的尊重和喜愛，在詩中，他把賢才當作「嘉賓」，當作朋友，而在現實中他也是這麼做的，最終他纔能統一北方廣大地區，成為北方實際的領袖。

四牡

四牡騤騤^{〔一〕}，周道倭遲^{〔二〕}。豈不懷歸^{〔三〕}？王事靡盬^{〔四〕}，我心傷悲。

四牡騤騤，嘽嘽駱馬^{〔五〕}。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六〕}。

翩翩者騅^{〔七〕}，載飛載下^{〔八〕}。集于苞栩^{〔九〕}，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一〇〕}。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一一〕}。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一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二三」，將母來諗「三四」。

【注釋】

「一」四牡：指駕車的四匹雄馬。駢駢（pián）：行走不止貌。

「二」周道：大道。倭遲：即「逶迤」，道路崎嶇不平，遼遠。

「三」懷歸：思歸。

「四」靡盬（gǔ）：沒有止息。

「五」嘽嘽（tān）：馬疲憊喘息貌。駱馬：白馬黑鬣。

「六」不遑：無暇。啓：即所謂「危坐」，相當於今之跪。處：即「安坐」，古代所謂「安坐」，是先跪下來，再將

臀部坐於自己腳後跟上。

「七」翩翩：飛行貌。雛（zhū）：斑鳩。或以爲祝鳩。或以爲鴿子。

「八」載飛載下：上下飛翔。載，語氣詞。

「九」集：落。苞栩：叢生的柞木。

「一〇」將：養（遼寧東部一帶俗間仍說「將養」）。

「一一」杞：灌木，又名枸杞。

「一二」驟：疾馳貌。駸駸（qín）：馬奔馳貌。

「一三」是用：是以，所以。

「一四」將母來諗（shèn）：將母親來思念。諗，念。

【譯文】

四匹雄馬不停的奔跑，周道曲折伸向遠方。難道說我不思念家鄉？國家的公事沒完沒了，這讓我心中萬分悲傷。
四匹雄馬不停地趕路，那黑鬃白馬氣喘吁吁。難道說我不思念家鄉？國家的公事沒完沒了，沒有片刻坐下的工夫。
斑鳩在天空翩翩飛翔，一會向上一會又下降，降落在叢生的柞樹上。國家的公事沒完沒了，我沒空閑把父親贍養。
斑鳩在空中扇動翅膀，一會飛上一會又下降，降落在叢生的枸杞上。國家的公事沒完沒了，我沒時間把母親奉養。
駕著那四匹黑鬃白馬，急速地奔馳不停地趕。難道說我不思念家鄉？我編了這首歌子，唱出我對母親的思念。

【評析】

這是一篇久役不歸而思家之作，詩意甚明。如果把本詩與《鶉羽》聯繫起來看，則可相得益彰：兩詩都以鳥的飛翔和降落在叢生灌木中，令人聯想服役勞苦、宿無定所的情形。他們之所以「載飛載下」、「載飛載止」，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落腳點，這種描寫在《小雅》中有三篇，都與動亂和行役的辛勞不安有關，集於「苞栩」、「苞杞」的描寫，也象徵著行役之人野外露宿的淒苦。因為栩、棘、杞、桑，這些叢生的灌木大多是有刺的樹木，是不易落腳的，這些自然環境也是生命環境艱苦的代碼。《詩經》中講述周部族祖先經營岐周之地時，特別提到拔柞棫、開道路的情景，意在描述祖先開創事業的艱辛，可以想見，在雜木叢生的原野上行進的人們，他們的感受是怎樣的呢？《詩經》中三篇提到苞栩一類的雜木，情調都是憂傷的，應該都與象徵人類的生存環境之艱難有關。

於是，我們看到，飛鳥的「載飛載止」與其降落在苞栩、苞棘的描寫，是詩人有固定內涵的「興象」，其遠古的「始基」蓋來自人類征服自然環境的艱難過程，那過程充滿了人類的情感，所謂「自然向人生成」，就應該包含著理性與情感的双重效應。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一〕，于彼原隰〔二〕。駉駉征夫〔三〕，每懷靡及〔四〕。

我馬維駒〔五〕，六轡如濡〔六〕。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七〕。

我馬維駒〔八〕，六轡如絲〔九〕。載馳載驅，周爰咨謀〔一〇〕。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一一〕。載馳載驅，周爰咨度〔一二〕。

我馬維駒〔一三〕，六轡既均〔一四〕。載馳載驅，周爰咨詢〔一五〕。

【注釋】

〔一〕皇皇：煌煌，鮮明貌。華：花。

〔二〕原隰（xí）：高平曰「原」，低濕曰「隰」。

〔三〕駉駉（jié）：衆多貌。

〔四〕每：常。懷：顧慮。靡及：不及，不到，指任務不能圓滿完成。

〔五〕駒：應作「驕」，六尺高的馬。

〔六〕轡：馬繮繩。一車四馬，每馬一條繮繩，外加控制車馬方轡的兩條繮繩，共六條繮繩，故言「六轡」。濡：有

光澤貌。

〔七〕周爰咨諏（zōu）：廣泛地訪問，徵求意見。周，周徧，廣泛，全面。爰，於。咨，訪問。諏，聚集多人商量謀劃。

〔八〕駒：馬雄駿（駒、騊、駟皆以駿言，見《程氏經說》）。一說花紋如棋格的馬。

〔九〕如絲：像織絲一樣協調顫動。

「一〇」謀：商議。

「一一」沃若：有光澤貌，與「濡」同。

「一二」度（duó）：斟酌，掂量。

「一三」駟（mù）：毛色黑白相間的馬。

「一四」均：調和，指六條繮繩和諧地顫動。

「一五」詢：探究詢問。

【譯文】

那各色花朵鮮明耀眼，開放在那窪地和平原。我率領這衆多的行人，常擔心辦事不夠圓滿。

我的馬是這樣雄駿，六條繮繩光鮮柔韌。我策馬迅速地奔馳，周全地謀劃和訪問。

我的馬是如此的駿健，六條繮繩絲帶般光鮮。揚鞭策馬迅速地奔馳，訪問商量要做到全面。

我的白馬黑鬃飛揚，六條繮繩柔韌閃光。揚鞭策馬迅速奔馳，要周全地詢問掂量。

我的馬黑白相間多雄偉，六條繮繩和諧地顫巍巍。策馬揚鞭我迅速的奔馳，各種事物都要詢訪周備。

【評析】

這是一首使臣自述其盡心盡職工作、不辭勞苦的歌。

陳子展先生說：「《四牡》言『王事靡盬』，似為軍事出使，此詩言『周爰咨詢』，似為聘問出使。」解釋詩意昭然可信。這位使臣奔忙各國，訪問諮詢各種政事；思慮周密，惟恐不及，盡心盡職，毫無怨言，並充滿了自信、樂觀的情緒，可見周朝盛世氣象。周時王朝宴會上使樂工演唱此詩及《鹿鳴》、《四牡》，表現了君王虛心求教的胸懷。這樣，我們就會瞭解一個《詩經》學史上的重要問題的起源，即「用詩」不始於春秋外交場合，而首先始於周王朝天子「聽

政」。《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其所獻之詩當然不是隨意地獻，而是獻那些對天子糾正錯誤、或於朝政有關的詩，詩中不可能有大量現成的有針對性的作品，「斷章取義」也就從這裏開始了。隨後，也就泛濫於大量的外交場合。

詩以「皇皇者華」開篇，只見路邊高高低低的開滿各色鮮亮的野花，不及細看，一閃即逝，顯示了使臣奔馳於路的匆忙，同時「皇皇」與「惶惶」、「遑遑」諧音，更能表現使者的情緒。

常棣

常棣之華^{〔一〕}，鄂不韡韡^{〔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三〕}，兄弟孔懷^{〔四〕}。原隰裒矣^{〔五〕}，兄弟求矣^{〔六〕}。

脊令在原^{〔七〕}，兄弟急難^{〔八〕}。每有良朋^{〔九〕}，況也永嘆^{〔一〇〕}。

兄弟鬩于牆^{〔一一〕}，外禦其務^{〔一二〕}。每有良朋，烝也無戎^{〔一三〕}。

喪亂既平^{〔一四〕}，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一五〕}。

賓爾籩豆^{〔一六〕}，飲酒之飫^{〔一七〕}。兄弟既具^{〔一八〕}，和樂且孺^{〔一九〕}。

妻子好合^{〔二〇〕}，如鼓瑟琴。兄弟既翕^{〔二一〕}，和樂且湛^{〔二二〕}。

宜爾家室^{〔二三〕}，樂爾妻帑^{〔二四〕}。是究是圖^{〔二五〕}，亶其然乎^{〔二六〕}！

【注釋】

〔一〕常棣（*o*）：木名，又叫夫移，即今之郁李。或以爲車的帷帳。

〔二〕鄂：通「萼」，即花萼。韡韡（*wēi*）：光明貌。

〔三〕威：畏，指死喪可畏之事。

〔四〕孔懷：十分懷念。

〔五〕哀（pōu）：聚。或以爲倒斃。

〔六〕求：尋求。

〔七〕脊令：鵲鴿，一種水鳥。

〔八〕急難：救急於難。

〔九〕每有：雖有。

〔一〇〕況：同「貺」，訓「賜予」。一說讀「怳（huǎng）」，失意貌。或訓「滋溢（更加，益甚）」。亦通。

〔一一〕鬭（xi）：爭鬥。指兄弟在家中（牆內）爭鬥。

〔一二〕禦：抵抗。務：通「侮」。

〔一三〕烝（zhēng）：衆。戎：幫助。

〔一四〕喪亂：死喪禍亂。

〔一五〕友生：友人。生，疑當爲「姓」，「友姓」即「友邦」，友好之異姓。

〔一六〕饋：陳列。簋豆：古代祭祀或燕饗時盛果品的器皿。

〔一七〕之飫（yù）：之，是。飫，私宴。

〔一八〕具：指兄弟全部到場。

〔一九〕孺：通「愉」。

〔二〇〕妻子：妻與子。好合：關係融洽。

〔二一〕翕(ㄙ)：會聚。或以爲和睦。

〔二二〕湛：深，此指歡樂之甚。

〔二三〕宜：和順貌。

〔二四〕妻帑(ㄖ)：老婆和孩子。

〔二五〕究：深思。圖：考慮。

〔二六〕亶(ㄉㄢ)：確實，可信。然：如此(那樣)。

【譯文】

那郁李的花光綵熠熠，它的花萼卻並不美麗。世上所有的人際關係，都不如兄弟之間親密。

死亡和喪亂恐怖無比，只有兄弟纔特別惦記。如果死在荒涼的原野，只有兄弟纔到處尋覓。

鵲鴿鳥鳴叫於乾旱的高原，兄弟間纔能够搶救災難。即便你有最親密的朋友，災難中給你的只有長嘆。

你別看兄弟們在家裏爭斗，對外族的欺侮卻敵愾同仇。即使你有些最親密的朋友，人再多那也不會出面相救。

待到喪亂已經平定，平日裏安穩又寧靜。即使你有同胞兄弟，也不如異姓的友朋。

排列好你那裝滿食品的器皿，暢飲美酒舉行這和諧的家宴。衆多的兄弟已經齊集在一起，懷著那和悅的心情喜笑開

顏。

和妻子相親多麼融洽，像彈奏琴瑟一般和美。兄弟們要凝聚在一起，和諧快樂又情感深邃。

這情景你的家庭纔能和諧，你的老婆孩子都感到快樂。深思熟慮這個簡單的道理，確確實實就是如此的真切！

【評析】

這是一首燕樂兄弟的樂歌。詩人意在提醒人們，同胞兄弟至親的關係比任何朋友關係更爲重要，這是由傳統的血緣親

族關係決定的。

自古以來家庭矛盾基本上就是兄弟間的矛盾，而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家庭或家族，最為忌諱的就是家族內部的矛盾和分裂，因為矛盾的直接後果是削弱了這個家庭或家族的生產力。但事關財產的分配，家庭或家族的矛盾也就層出不窮，維護家族的團結就成為千古難題，從穩定王朝的角度講，更是如此。這首詩以兄弟家庭私宴為由頭，唱出了人們最為關心的社會難題，揭示出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經學聖手朱熹分析得好：「此詩首章略言至親如兄弟之意，次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起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如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明人陳綬組《詩經副墨》對此詩的脈絡說得更為直接：「通詩以『莫如兄弟』為主，由死喪說到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無一之不須兄弟，亦是以明今人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明而安寧昏也。文氣至此一頓，故又開其說於安樂焉。即使以安樂言，飲酒不可無兄弟，妻子不可無兄弟。『是究是圖』，則所謂兄弟者，然乎否也？語意曲至。」清人高濟鶴《詩經圖譜慧解》云：「通詩八章之中，無非發明『兄弟』一句。試看第二章『死喪』句，惟懷兄弟；積屍廣野，惟求兄弟。第三章急難之際惟兄弟，第四章閭牆有變而忽遇外侮，亦惟兄弟。此皆真心流露，寫盡人世間至情。至第五章忽一轉，言安寧之後，視兄弟反不如友生，是嘆世人之失，絕非本來真心也。故六、七、八章必欲於安寧時認著兄弟，使人一想焉。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不特作者言情，並喚起千載同胞之人也。」又說：「前四章寫到極慘切、極失神處，而兄弟之情見；後二章寫到極熨帖、極重曲處，而兄弟之情亦同見。兄弟一倫，被此說盡。」

這首詩的意義，從反面告訴人們，隨著社會的發展，個人活動的空間變大，人際關係必然發生變化。兄弟不能選擇，朋友是可以選擇的。兄弟親情在現實中的疏離，正是以血緣關係衡量人際關係親疏、遠近、貴賤觀念淡漠的信號，這纔能最終發展成爲儒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思想（《論語·顏淵篇》載子夏語）。

伐木

伐木丁丁^{〔一〕}，鳥鳴嚶嚶^{〔二〕}。出自幽谷^{〔三〕}，遷于喬木^{〔四〕}。嚶其鳴矣^{〔五〕}，求其友聲，相彼鳥矣^{〔六〕}，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七〕}，不求友生？神之聽之^{〔八〕}，終和且平^{〔九〕}。

伐木許許^{〔一〇〕}，釃酒有藇^{〔一一〕}。既有肥羜^{〔一二〕}，以述諸父^{〔一三〕}。寧適不來^{〔一四〕}？微我弗顧^{〔一五〕}。於粲酒埽^{〔一六〕}，陳饋八簋^{〔一七〕}。既有肥牡^{〔一八〕}，以述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一九〕}。

伐木于阪^{〔二〇〕}，釃酒有衍^{〔二一〕}。籩豆有踐^{〔二二〕}，兄弟無遠^{〔二三〕}。民之失德^{〔二四〕}，乾餱以愆^{〔二五〕}。有酒湑我^{〔二六〕}，無酒酤我^{〔二七〕}，坎坎鼓我^{〔二八〕}，蹲蹲舞我^{〔二九〕}。迨我暇矣^{〔三〇〕}，飲此湑矣。

【注釋】

〔一〕丁丁：伐木聲。

〔二〕嚶嚶（yīng）：鳥鳴聲。

〔三〕幽谷：深谷。

〔四〕遷：高遷，上登。

〔五〕嚶：《魯詩》本作「鶯」，「鶯」即「鶯」。則《魯詩》以爲「嚶嚶」即黃鶯的鳴聲。

〔六〕相：察看。

〔七〕矧(shěn)：何況。伊人：是人。一說伊爲語氣詞。

〔八〕神：當爲「慎」。「神之」謂謹慎、慎重地對待其事。聽：聽從。

〔九〕終：既。

〔一〇〕許許(hǔ)：鋸木聲。

〔一一〕醺(shū)酒：濾去酒糟。古人自家釀酒，飲酒時臨時過濾叫「醺酒」。有萸(xū)：亦作「萸萸」，酒味香美。

〔一二〕羴(zhū)：羊羔，嫩羊。

〔一三〕述：招，邀請。諸父：同姓長輩。下「諸舅」則指異姓長輩。

〔一四〕寧：或。適：偶爾。

〔一五〕微：非。

〔一六〕於(wū)：發語詞。粲：鮮明。引申爲乾淨整潔。

〔一七〕陳：擺列。饋：食物。簋(guǐ)：裝食物的器具，方曰「簋」，圓曰「簋」。

〔一八〕牡：公獸，此指公羊。

〔一九〕咎：過錯。

〔二〇〕阪：山坡。

〔二一〕有衍：猶「衍衍」，形容盛滿酒杯外溢貌。

〔二二〕踐：陳列。

〔二三〕兄弟：同輩親友。無遠：不疏遠，皆在場。

〔二四〕民：人。失德：失去朋友之誼。

〔二五〕乾饌（hóu）：乾糧。以：有。愆：過錯。

〔二六〕滑（sè）：用茅草濾酒。我：當讀爲「呵」，猶「兮」，即今之「啊」，語尾助詞。

〔二七〕酤：或以爲一宿即熟的酒，或以爲買酒。

〔二八〕坎坎：有節奏的鼓樂聲，以作節拍。

〔二九〕蹕蹕：舞蹈貌。

〔三〇〕迨：及，趁。

【譯文】

砍伐樹木的聲音叮叮響，山鳥的叫聲是那麼悠長。鳥兒從深深的谷中飛起，飛升到那高大的喬木上。那鳥兒發出悠長的鳴叫，充滿了尋求朋友的嚮往。你聽那鳥兒急切的聲音，還有那尋求朋友的熱望。我們有血有肉的人羣，怎能沒尋求朋友的理想？慎重對待聽從這個道理，我們的心靈和諧而舒暢。

那鋸木的聲音許許地響，那濾出的陳酒多麼清香。已經準備好肥嫩的羔羊，來招待同姓的諸位尊長。或許你們偶爾不來赴宴，不是我有意把你們遺忘。把廳堂打掃得整潔乾淨，擺好八簋食物滿滿地裝。已經備好了肥美的公羊，來邀請異姓的諸位尊長。有時候你們偶然的沒來，不是我故意地無禮犯上。

采伐木頭就在那山坡上，濾出的陳酒滿滿地斟上。盛滿食物的器皿已擺好，兄弟們親密無間都在場。人們丟棄了倫理